

談所謂「大內檔案」

魯迅

所謂「大內檔案」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裏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裏塞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舖子，紙舖子轉賣給羅振玉，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于是乎大有號咷之聲，彷彿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彝潛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僕僕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 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

(269)

談所謂「大內檔案」

一

例外，我看並非遺老，只因爲 *continental* 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的麼？

那麼，這不是好東西麼？不好，怎麼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戶家裏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爲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爲是敗落大戶家裏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裏面都是住戶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背着竹籃的人，從那裏面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麼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只要在「大內」裏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真是說也不信，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掌故的羅遺老說，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裏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纔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到北京的時候，牠們已經被裝爲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裏了，的確滿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裏設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先生。「籌備處」云

者，即裏面並無「歷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牠們的升沈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面的議論說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敍出我所目覩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為牽涉着的闊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說我只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爲罵了叭兒狗，這纔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說下去又不好了，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說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說。但我對于有關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只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爲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覷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闊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說。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說，而不盡說，而代以羅馬字，——如果這樣還不妥，那麼，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

(271)

談所謂「大內檔案」

三

魂靈！

却說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裏，就很令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長胡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爲什麼呢？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識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裏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便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彷彿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燬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麼「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那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爲，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爲衆矢之的，謠言和譏諷，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

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于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為麻袋裏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麼妃的繡鞋和什麼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只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于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

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麼「司馬法」，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爲「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消燬了罷，免得失火。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干。但究竟還只一部，外面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

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干了。

于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着嶄新的洋服。于是濟濟跼跼，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裏——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覩。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只見一大羣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面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着，拾取些黃綾表簽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真可以銷燬了罷，免得失火。不。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于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歷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纔又掀起了一陣神祕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說，這殘餘的廢紙裏，已沒有什麼寶貝似的。那

麼，外面驚心動魄的什麼唐畫呀，蜀石經呀，宋版書呀，何從而來的呢？我想，這也是別人的必發的質問。

我想，那是這樣的。殘餘的破紙裏，大約總不免有些所謂東西留遺，但未必會有蜀刻和宋版，因為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現在好東西的層出不窮者，一，是因為闖人先前陸續偷去的東西，本不敢示人，現在却得了可以發表的機會；二，是許多假造的古董，都掛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還有，蔣先生以為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來敗去總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從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戰爭，圖書館從未遭過損失。只當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幾乎遭一個皇室中人攘奪，然而幸免了。牠的厄運，是在好書被有權者用相似的本子來掉換，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這裡多說了。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僑韓瑣談

天行

十二 朝鮮漢字謎

偶然翻看朝鮮民俗資料第一編『朝鮮ノ謎』。這書是朝鮮總督府編印的，全書共二編，
目次如下：

第一編 普通謎

一天文——日——月——星辰

二歲時——歲月——四季——曆

三地理——道路——橋梁——堤防——墓所——電柱——汽車——長丞——地名

四地文——方向——山川——空氣——晝夜——風雨——雷霆——雲霧——霜露

五草木——草木——草卉——果實——野菜——穀類——藥稗類

六鳥類

七獸類

僑韓瑣談

九

八蟲類——一般蟲類——爬蟲類——兩棲類

九魚介類

一〇玉石類

一一人體——人體各部——人體關係事項

一二疾病不具(按不具即是殘廢)

一三被服敷物——敷物——衣冠——履屐——容飾具——雜項

一四飲食物

一五住居——家屋——建具——廐舍——巢穴

一六器物——家具——裁縫文房具——舟車輜輿——農工漁具——雜用具

一七武器

一八遊具

一九人事

二〇精神現象——資性——睡眠——夢

二一身分職業

二二經濟

二三學事

二四樂器

二五神鬼

二六雜

第二編 字謎

這兩個部分的分部，據緒言上說是依朝鮮一向慣用的名目。他們採集的方法是：由總督府通令各道，採集報告關於朝鮮謎語的資料，給學務局編輯課整理。許多大同小異的話句，他們毫沒有更動，全行錄登；不過另外加上日文的譯語，難明白的地方，又附有解釋和插圖。全書主體用朝鮮「諺文」，譯文和解釋中關係聲音方面的，也是以日本假名照譯朝鮮音。

我看了這本東西，想到我們故母校的歌謠研究會，雖然已經給改組改掉了，而貢獻提倡於國內民俗學的也實在不無微功，可是要得如人家這樣一本有條理有系統的成績，又不知民國幾百年上才可以做到了！據朋友來信說，改組以後的大學文科附設的研究所裏便沒有研究民俗學的設置了，因為民俗學的資料是『白話』的。也許到相當的時候，自有一班為朝鮮

總督府學務局編輯課的『官』來給整理吧？我讀了『朝鮮の謎』之後，慢然有個『支那の謎』的名目浮起來了！

在字謎的一部分中，我隨便寫幾個例出來。這可以看到方塊字生出的遊戲，在朝鮮民俗裏的情形。或者可以說，這是朝鮮的說文解字。

胡邊落月——古

日照四方

四圍皆山

東西南北都是王

田

牛立在獨木橋上——生

一小女子——不好

老人挂拐——乃

一劃加在同字上——伺

一口實八口虛——井

風裏鳥兒吃盡蟲 鳳

蘇秦相六國項羽力拔山荆軻西入秦——別

(註)蘇秦「口」，項羽「力」，荆軻「刀」。

倒了石牆——右

(註)右，朝鮮話 울을우 (oie)；石牆倒聲與之相似。

七十歲老人左歪嘴——嗜

土人口土人口——墻

左七右七橫山倒出——婦

山下喚狗——崩

(註)朝鮮話，月字音；워리 (noli)；喚狗的聲音是。워리워리 (nolinoli)。兩月字讀爲리리，與喚狗相似。

左弓右弓百發百中——弼

天脫冠而得點乃失杖而橫帶——犬子

石上文章名筆——碧

僑韓瑣談

(註)李「白」文章，「王」義之名筆。

己酉日成婚——配

二十九日陰——霄

(註)二十九日爲小月，指「肖」。陰天指「雨」。

十分之六乘十分之六——辨

(註)十分之六指「辛」，乘指「メ」。

這類共有一百一十九則，內中頗多從中國傳流來的，那我就沒有寫。

普通謎採集數目：天文三十三則，歲時十九則，地理十九則，地文三十六則，草木一百零四則，鳥類四十一則，獸類二十五則，蟲類二十五則，魚介類二十則，玉石類二則，人體五十三則，疾病不具四則，被服敷物三十二則，飲食物二十七則，住居三十七則，器物二百一十七則，武器十二則，遊具九則，人事十二則，精神現象六則，身分職業四則，經濟四則，學事五則，樂器三則，鬼神一則，雜十九則：都計七百六十九則。

歌謠研究會方言研究會壽終，即『白話文』『明正典刑』後半月，寫於海東半島之京城。

偉大的微笑

五 微笑了

初秋，晚上。院子裏密密地散着幾個人。高低的虫聲，直使銀河越顯的清亮。愉快的風吹來，拂動了母親斑白的髮，又引動了她底口。

她說，井邊的那梨樹，栽的時候，她正懷着大先生。先還不知道有了他；初栽時，她摸了。大家於是說，那這梨樹是一定不能結實；就結，也會生虫。「如今却是結實也這麼多年了，虫也沒有——摘一個下來瞧瞧，看有虫！哈哈！……」

「沒有！——這會子就摘個來嘗嘗，看澀不澀？」妹妹說。

「哦……」母親微笑地搖搖頭說。

「就是自從我來了，也似乎高了許多呢。」但這嫂子立刻被拉走了，

「摘一個來試試……」

父親只是在那排石榴下來回地走。忽又蹀到那邊，攀攀枝子，只說今年的梨有幾個爛

的，得早點摘下來；而且枝子明天也得叫人來剪一剪，「二牛沒閒來，就堂生也行」，枯行的不很雅觀。

大先生輕輕地敲着藤椅的扶手，敲的很有節奏，拍子很勻稱。

好的日子正要開始——這頗美的秋夜的夢就是給大先生底鼻子變成了洞這事攪擾壞了的。

大先生到家時，家鄉裏痘症流行的最盛時期已過；但也被傳染了。滿頭滿臉癩癩的；摸摸，很礙手。她底接吻是常被拒絕了，因他自嫌醜。「爲什麼要無理由地生分起來呢？」偶然發現枕邊有着這麼個紙條兒，他覺的又可愛，又好笑。出痘罷了，過不了許久就會好的，他想。何況他如今是頗有勇氣的了。

「噯噯，若生出一臉的大豆麻才真糟了呢。」便這麼說着玩。

「哦，不要緊，不要緊，你底一切無論怎樣……」她却又要去抱吻他了。她總會很容易地認了真。

後來也就好了，而且好的非常神速；只留鼻上兩個，又潰口合成一個。而也就是這一個，使大先生底鼻子失了踪，而且變成了一個洞。

洞裏流出走着血絲的膿漿來，無形地染着了各個底心，使之也跟着腐爛。膿漿盡了，多少日，洞口也收了功；然而這些腐爛着的心，却依然負着它們底壞命運。

父母對大先生，更加意地痛愛着，無所不用其極。打算什麼事都依從他，「這孩子——
唉，別因了什麼去鬱他底意！」但他却從不會有什麼要求。又，絕不讓有屑微的事情去煩惱他；然而可痛的結果，却還是不住地在他們面前展開着。父母於是在無助的悲痛裏，痛惜裏，束了手。

而她，她呢，她變的愛哭了，她原來是笑嘻嘻的一個人。尤其是黃昏時，嚶嚶的或抽噎的聲音由案頭，洗臉台邊，或帳子角落裏飄了過來！眼淚非常沉重，一點點釘釘地打在腐石似的他底心上。原已是腐爛了的心！她究竟怎麼的了；他不自信他還該抱着她。但她却極力自白。於是抱着他哭。大家都哭起來。眼淚很汹涌。紛紛的，昏昏的……他還是疑慮。眼淚，蠕蠕地流來了，這是她底，將近他底洞了；他於是悚然，但是很見機地慢慢地將臉避開。不是這麼哭的，不該兩個人這麼同着哭，抱着哭！他想；她爲什麼哭的這麼厲害呢？但有時他又有了要釋疑的衝動，淚來了，於是惴惴地迎上去。她並沒有要避開的這意念，她底眼淚於是釘進了他底洞裏，冰冰的！他寒噤了。她還是迷迷地盡情地在哭着。但是，他寒

噤了。

「我哭，完全不知爲了什麼，只是忍不住……我是一點也不怎麼的，你……」
但是白費。怎能驅除他底怯弱呢？即使這怯弱並不是疑慮所造成的。

然而他又並不想逃——再逃。他簡直連想也沒想着這麼回事。

生活於是糾紛得黯黯的，真黯了。

大先生似乎軟癱了，終只是昏昏地睡。迷惘中，許多回憶由痛苦裏迸了出來。回憶絞繞着，沖激着，蛻變，幻生：於是得結論！

奇奇怪怪的許多夢緊貼着他。夢也絞繞着，沖激着，蛻變，幻生：於是，又從而得結論！

許多條結論聚集着，間架着，構成了種種的新境地。

後來有一次，他就夢見了打死秦家那匹癩的小母狗的那回事了。

狗先前是就着木棍在地上輾轉着，後來就在一個泥潭裏輾轉着。「gun——gun！……」
的負痛聲漸漸微弱了。小瑤說，別打了罷，恐防秦家底人得知，會罵；但狗已伸過了它最後的掙扎的腿了。……

囊囊，禿禿的木棍聲還在耳邊迴旋着，大先生於是微笑了。

大先生底神情很坦然。很自然的態度對她；別室而睡。獨去了愛照鏡的老習慣；只想着，以後可不必照了，於是就不照。待人也很和善；至大家看着他，多少覺的有點凜然：那完全是因為臉上少了鼻子的緣故。他說，因病荒廢了學業，但明年是非上學去不可的了。他常常微笑着；不過不很看得出，因為嘴角還是向下的，而且下缺少了鼻子。

他是常常微笑着。

六 寬容時期

她死了以後，她底生活似乎也沒什麼大改變。

幾個月月經不來，只說有了孩子，父母正慶幸：她於是死了。

大家都惋惜，悲痛；他只是——一切照常。在他，倒好像是卸去了什麼負擔，一陣輕鬆。他微笑着。

然而回憶到底消融不了。他於是索性回到妻底房子裏來住宿，恃着自己底微笑。

房裏裝飾陳設依然；雖無人住，也逐日打掃，很光潔。一切竟和往昔沒有什麼兩樣；只

空氣多少有點因關閉而帶霉氣，大先生初走進房，吸了一口氣，覺得。

大先生微笑着，過着很恬然的生活，覺的對於駕馭一切都頗有把握。

夜間，若不在房裏，就在母親那邊閒談。大家底話都很少；大先生底話却更少。人家不說了，大先生也就含着微笑等待着，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燈光照的全屋雪亮亮的，一清如水。

他於是走過了幾個有燈無人的穿堂，回到了房裏。忽見地板上有着淡白稀微的光影——回頭，窗櫺後天空正挂着朦朧的鵝毛月。微風穿窗來，帳幔微動。稀微的光影裏，床邊正垂手立着一個人——

「我是一點也不怎麼的，你……」

「那是衣架上挂着的我底大衣！」大先生舉手摸去額上的冷汗。

大先生惘然如有所失。隨身躺在房門邊的籐椅上。一切，漸現清輪廓了；但有些也仍然各有所似。那捲背的椅子，像一個老嫗佝偻着。那矮杌，猶如一匹黑狗，還在蠕動……忽然門外如鳥之至飄進一個人來，衣服還拂着大先生底左袖——風過了，在大先生底眼裏，門帘又慢慢飄蕩了出去。遠處風聲故故地吹着。

大先生覺着冷——這是十月天氣——鼓着勁立了起來，走去捻亮了燈。砰地關了房門，擁被蒙頭而睡。

「我是一點……」

「吡，我早知道……」大先生極力想像着那打在癩的小母狗身上的，橐橐，禿禿的木棍聲之類，總能獲得些狠氣，一直睡到天明。

「還是去書房裏睡罷。」大先生想。

「不！不！」大先生想。

「昨夜風大，你睡的冷麼？」母親問。

「還好。」大先生照常微笑着，答；眼泡微腫。

日子一天天過去，惋惜，悲痛一天天淡忘，父母底責任心一天天加重。

「你底事，到底怎麼樣呢？」

大先生聽了，愕然。她死了這麼久了，他簡直沒一次想到還有這麼個問題懸在家庭間待解決。這對於他委實太突兀。也不答言，他如有所觸地走開了。

「冰冰的」眼淚有時固然還會記起，但悲悼對他是完全無所謂的。

偉大的微笑

「? ! ……………」

「? ……………」

如是，他只是愕然而已。真太突兀了。

然而說媒的很絡繹。大先生底耳邊常來些軟軟的，醞人的聲浪。

「你底事……………」

「別忙……………」態度也就多少改變了。

但只因沒肯定怎麼辦，父母終為責任心所迫，覺着不滿。而母親却又以為看出了大先生底猶豫，以及猶豫之所在了，有一次遂不惜道破：

「是這樣的：一切都不用你操心。放着我們這樣的家私，還愁說不着人家的好女孩子麼?……………」

大先生於是覺的太好笑了。

大先生近來常進城。進城很近，距家只半里來路；距城裏最繁盛的街也只兩里餘。固然很傲睨；但不一定全是無目的地在街上走，也常找找老朋友，閒談。也常去妹妹校裏，使妹妹感着不好明說的為難。有一次，妹妹校裏演劇，他就弄了一點脚路，結果，得充奏樂人之

一；在那裏，他極力要表現出自己音樂上的天才，那「4」音，「7」音，真乃響的很動人呢。

大先生很洒脱，每每帶着不清晰的鼻音，發些議論，使朋友們感着有趣的驚訝。

「油光水滑的哈叭狗固然好看；流膿掉水的癩狗，在宇宙間，也自有他存在的特色……」
這，當然可編入他底哲學的第二章了。

「令妹底那哈叭狗……」

「不是同你說這個！聽——」

「是的，各有各底特色！」另一人說。

「萬物皆天生，無論其間經過了怎樣的波折；而美醜乃人定……」大先生賣力氣。

「此其所以你……？」

「此其所以我……！？」大先生要發作。

「哈哈！……令妹學校的校舍聽說可稱本城第一——不錯吧，你常去的？……」

大先生很明了說話者底含意，於是寬容地，把話說到別的事件上去了。

大先生終於由父母替他辦過了第二次的婚事了，在絕跡去城裏交遊的一個月以後。幾乎

偉大的微笑

一切都與第一次婚事的經過相同：猝然答應了父母底要求，以後，一切都完成在他們底安排與指揮下。這時，那微笑——雖然很難看出——似乎已開始漸從他臉上淡去。

於是家裏頓覺有了喜氣。父母尤驕幸，喜氣又洋溢了出去，傳到了親友間，便又變成了可稱讚。大家於是都稱讚這位新婦了，且爲大先生慶。

這是一位身出大家，受過新教育的青年姑娘。渾身是和光包繞着，待誰都和善。此爲招人稱讚的原因之一。而尤其是她底美麗，則不但使人讚，而且使人羨了。

她是和大先生從前的那個她一般美，大家私下都這麼議論。「若那一個沒死，叫她們倆站在一塊兒，我們竟要弄的說不出誰強似誰。」那一個略瘦些兒，鼻尖是三角形的；這一個底鼻尖是圓的。「但圓的也並不比三角形的弱呢，」將要同人自由訂婚的表妹說。「兩種鼻子都很美，在我看，」癩子舅父肯定地說。如是，後來大家就感歎地下了個結論：大先生命裏招美妻。

然而大先生却因此弄的很納悶了。起先是納悶自己底幸運；他是承認幸運的；她是這樣地美，軟軟的，醞人的聲浪，真會引他恍惚覺着幸運底來到。但後來就納悶自己與這位新妻間的種種的接遇。她，這和善的少婦，待大先生是無所不用其親昵，大家都可以看得出。而

大先生，如今也並不怯弱，準備着接受，也有要回報的決心。但在要接受裏，大先生所收穫着的只是空虛；也就似乎無由去回報。他們之間的距離到底是很遠的呢，大先生覺的。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大先生在納悶中很感着惶惑。又：探試一下罷，他躍躍欲試地想。

然而當看見她底哥哥來道謝，說他倒閉的豆行已經恢復，以後還希望伯父母肯不時給以培護云云；又看見他對妹妹的殷勤，與得自妹妹無意間流露出來的怨讟——納悶便也漸有了解釋。

終於，大先生乃豁然了，豁然於自己與這位新妻間的種種令人納悶的接遇，完全是那道房門所造成的。也就在這時，數月來只要一醒眼便來陪伴着他的那微笑，便一旦完全離他而去了。

「哦，這房門！……」他連在肚裏這樣咀咒一聲的力量也沒有。

橐橐，禿禿之聲雖還想像得出，但大先生已不能再微笑。他最初發現，「我是一點……」的追擊已非復「叱，我早知道……」之所能制伏。蠕蠕地，來了，鼻洞裏冰冰的，他寒噤了——他獨自寒噤着。他於是深切地認識了往昔那使他寒噤的「冰冰的」眼淚底真價。

他揩乾了眼淚。窗紙漸白了，他下床了，回向床上無力地一瞥——從此就告了別。

「我要去別墅裏住些時。」

「什麼，荒的那麼個樣兒，怎住得？」母親反對說。

「那別管——住得。」

「也沒人照看。」

「不要人——有二牛兩口子就行——我一定得去。」

讀談虎集

冬芬

周作人先生的談虎集上卷出版了，在這思想渾沌談虎色變的時候出版了！

讀談虎集，和讀作者別的集子一樣，使讀者感到一種飄逸與精刻的趣味，這一點，似乎無須再說，而現在又非專說這些的時候！

我所感覺到的，似乎作者發掘中國民族的病根，態度越說越嚴重，情調越說越激發，題目越說越重大，說到最後，竟是「怎麼說纔好？」了！這豈不是作者幾年來的話，不但等于白說，而且使作者見到所要說的對象益發顯示了醜惡？這是作者對不起中國民族呢？是中國民族對不起作者？

作者所發掘的病根，表現出來的時候往往很微，而伏在民族底裏却是很深，影響于民族全體的健康也是很大，而一般人都看作無關鴻旨，一讀便了，至多不過說句「這文章有趣」的話，並不加以深刻的反省，于是儘讓作者在那里說話，病根一樣留在一般人的心裏，直到今日此刻，學者流氓大發其「殺人狂，」才各驚駭失色，却已晚了！這是作者對不起讀者，

(295)

還是讀者對不起作者？

熱心于政治運動的人，往往非薄文藝思想，他們都說這是迂緩，這是社會安定後一部分智識階級的人們的享樂，在政治渾亂社會腐敗的現今中國，無須提倡什麼思想文藝。時至今日，大多數熱心于政治運動的青年，免不了爲「亂黨」而被殺被逐，而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運動者，却已遂了心願，當此時也，大家都說革命已成功了大半，所剩餘的祇有北方軍閥和附麗于那軍閥的政客官僚了！呵，我們革命的成功是這樣迅速呢！我們國民都在享受活潑自由和開明的生活了！一切醜惡的病根都已拔除淨盡了！雖然我們跑到民衆隊伍裏去，一樣地會看見厭惡革命時期的戰亂而思慕松花江「妖魚」的人！會看見羨慕租界生活的安甯而希望外國人來統治的人！會看見羨慕一對金蓮扭扭捏捏，搖搖擺擺而至于「真個銷魂」的人！至于強迫婦女賣淫，督促兒子做官發財，迷信和尚道士妖言惑衆，諸如此類，更是到處皆是！這些在多事的我們看來，好像是一脈相傳的皇帝萬萬歲的民衆之現象，但在賢明的政治運動家看來，却是強國之要道。這是應該的了，他們覺到反乎這些的思想之發芽滋長，是足以危害革命的，于是乎發出「我們步強國必定先要恢復舊道德」的口號！將來我們還能聽到「我們要統治全世界必定先要灌輸代表東方文明的舊道德于全世界民衆的腦袋裏！」的口號哩！

在這種情勢之下，談虎集竟是離經叛道的弱國的邪說，那個提倡「殺身成仁」的吳老頭兒，簡直是祖述周孔的當今聖人了。如此說來，還是談虎集的作者對不起賢明的政治運動家，對不起讀者，並且尤其對不起中國民族了！然而，幸而作者的話，到現在不但等于白話，而且，在反一方面，使「古已有之」的中國民族的真精神顯露的淋漓盡致，這難道是作者所料得到麼？

規規矩矩一句話，作者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且是真正愛護中國民族的一個人。他的愛護並不在浮面的叫喊，更不是藉了叫喊而獲得某種利益；他是始終如一地在攻刺中國民族底潛深而危害的病根。對於一個生疽的病人，單在對着他空叫幾句騙幾個銀錢的醫生好呢，還是冷靜地拿着利刃刮刺他的腐肉使它連根拔起的醫生好？平常人是歡迎空叫的醫生的，因為這樣不至大痛而又得寬心！因此能夠適應普通心理的，便握了多數的威權；而真正依着真理發掘病根偏是創痛的人，却為多數所不理甚至於反對，這便是「最孤獨的人就是最明真理的人」的話了。

不過，誰讀到一個為着真理而被犧牲的人的作品時候，便會擊節欣賞，但是，如果真有這麼一個人在他們隊裏，他們為了自己某種利便，却毫不客氣地做了歎賞的反面的人了！

譬如我們讀了娜拉，都要歎賞娜拉的覺悟，讀了國民公敵都會替這劇裏的主人公叫屈，讀了唔唔，都會給那個老僕抱不平，讀了祝福都會贊林祥嫂噓氣，如此如此，許多許多，更不必提那個希伯人之被磔而抱恨終古了。然而，我們自己何常不在做娜拉的丈夫！何常不在做國民公敵裏的反對真理的國民！何常不在做唔唔裏的女主人！何常不在做吃滅林祥嫂的人！這是什麼原故呢？這就是人的心理的矛盾！這就是爲了外誘而喪失理性！這就是忘失了自我！所以嚴格地說，我們這種人終究是浮淺的讀者，並不是這些的創造者，真是能夠讀這些的人，就是能夠創造這些的人！

那末，援例來說談虎集吧。談虎集裏所談的種種，祇有談虎集的作者看的最明白，所以談的最真切。我們——自然有極少數人除外——都是不相干的人，因爲我們在作者說的時候，沒有見到說出。因此我可以說，談虎集是不會連害我們革命的進行底，否則爲什麼談到現在還得使永樂乾隆時代的魔鬼復活而毫無阻礙？至于我們也真能讀得談虎集的時候，那要等到我們真地厭惡談虎集裏所談的種種的時候，才行。這是將來的話，就此「帶住」罷。

隨感錄

九〇 癱痺和刺激

周建人

生命的基本條件是包含物質的新陳代謝，和刺激與反應的來復的，所以高等動物的尋求刺激也正是當然的事情。人如獨坐太久，會得感到不安；他想找朋友談天去，或聽音樂去，看演劇去，或者想到野外去走走。這不是表示人是社交的動物，只是他要尋求刺激。

但他所能感受的刺激有一定的限度的，刺激過甚則苦痛，更甚則死亡。刺激藥的能夠殺人便因爲這緣故。如果人異乎尋常的尋求刺激，便是病。我們可以稱這曰神經或感覺麻痺。

(299)

我不怕看專門賣技的人試演冒險的技術，只是怕看教無知的幼孩演這些給他們賺衣食。中國演技者利用幼孩之處甚多，『變大戲法』者募錢時常叫幼童仰面以首足支地，『造成洞橋』，變戲法者立在他的腹上。聞被踏傷致死者有之。在上海等處的遊戲場中更有一種演技

的方法：一幼女仰臥，以兩足擎一扶梯；一極小的小孩級級盤上去；在頂上作種種姿勢；復級級盤下。這種玩弄小孩的以賺錢的方法，在文明的社會裏是應當禁止的，但在中國社會上不特很流行，且在危險或梯子搖搖欲倒時，觀衆大抵稱快。在這個時候，好似忘記了那被迫的演戲的小孩也是柔弱的未長成的人類，和做猴子戲或老鼠戲的這些動物同樣看待了。觀者看了這種舉動不感到不快而反倒愉快，據我的判斷，是感覺麻痺的表示。

這等例子很多，以上所舉的不過其一。

有時看到寫兩性關係的舊小說，好像普通的男女多是一見便成交合，不則便要生病的——所謂『相思病』。而且常常充滿着『他虐狂』的色彩，表示對於性好作過分刺激的尋求。這種情形，在『金瓶梅』等書上很明顯的寫着的。在事實上，性的快感在男性不及女性，他只在女性性慾滿足時感受到比較濃郁的愉快。至于凌虐的行爲，則並非健全的男子所願做；這也確是不自然的行爲。如果喜歡這樣做，就是過分的刺激的尋求，這是病。這是真的，中國社會上對於女性也似乎特別喜歡戲謔和侮辱，從前有一位女子說過，『一個獨身的女子到處感到好似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似的。』這人聽說已被什麼機關捕去，不知生死如何了。

這等例子也很多，這里所舉的不過其中的一，二。

最後看到中國的刑罰也有同樣的情形。中國好用肉刑，似乎受者若非苦痛不堪，施者便不能滿足或舒暢。斬首之刑本來民國成立時便廢止的。後來軍閥偶然用之，特別是對於要打倒他們，即與他們的利害直接相衝突的青年。直至今日還是不能廢除。此種舉動，論者總以為是由于殘忍。但據我看來，只是也同樣的出于感覺麻痺而已。蓋施者未必會想到斬開肢體的慘，和死者臨死時會有大恐怖的襲來的，要是想到，也許會『不寒而慄』的罷？他們反正覺得這樣的死法顯得分明的已死，死之的念頭至此方能消釋耳。

感覺麻痺原是一種病，患者非出于不得已，我們常見人看告示或標語的時候，往往會眼睛翻起，下巴掛下，開着口成三角形。這也是出于不知不覺，並非故意的。但良心是和悟性相似的東西，不過前者是指道德感，後者是指理解力而已。現在感覺一經麻痺，道德感豈能獨獨敏銳呢？那麼，你如何能夠使動作者對於言行負責任，對於社會負責任呢，除却他自己喜歡這樣做以外？

(927)
變！
但我對於這問題的唯一希望是這麻痺僅僅由于感覺未臻精化，並不是由于民族衰老而質

九一 文藝和革命

魯迅

喜歡維持文藝的人們，每在革命地方，便愛說「文藝是革命的先驅」。

我覺得這很可疑。或者外國是如此的罷；中國自有其特別國情，應該在例外。現在妄加編排，以質同志：——

1，革命軍。先要有軍，纔能革命，凡已經革命的地方，都是軍隊先到的：這是先驅。大軍官們也許到得遲一點，但自然也是先驅，無須多說。

（這之前，有時恐怕也有青年潛入宣傳，工人起來暗助，但這些人們大抵已經死掉，或則無從查考了，置之不論。）

2，人民代表。軍官們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羣集車站歡迎，手執國旗，嘴喊口號，「革命空氣，非常濃厚」：這是第二先驅。

3，文學家。於是什麼革命文學，民衆文學，同情文學，飛騰文學都出來了，偉大光明的名稱的期刊也出來了，來指導青年的：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緊——第三先驅。

外國是革命軍興以前，就有被迫出國的盧梭，流放極邊的珂羅連珂……。

好了。倘若硬要樂觀，也可以了。因為我們常聽到所謂文學家將要出國的消息，看見新聞上的記載，廣告；看見詩；看見文。雖然尚未動身，却也給我們一種「將來學成歸國，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誰都願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零點一分五秒。

九二 禁止標點符號

昨天為教育部甄別考試。當主考委員出了題後，某科長即刻到場訓誨，他說：『你們不應用標點符號，因為標點符號是寫白話文時用的。然而中國文的 Phrase and clause（他說英文時特別呈出嚴厲的面孔）是很複雜，若使沒有句讀，那麼讀的人未免有「望文生義」的困難；不過你當加句讀，勿用 Colon, semicolon, question mark, and so on and so forth 就是了。』

某科長之意以為中國文當用標點符號，可惜牠已被寫白話文的學匪先用了，為避免襲瀆起見，所以還用四千年祖傳的句讀吧！

(301)
十六，十二，廿四，（考完後第二天）錢澤民寫於北京

(302)

編者按：這雖只一點記事，但于我是覺得有意義的：中國此後，將以英語來禁用白話及標點符號，但這便是『保存國粹』。在有一部分同胞的心中，雖疾白話如仇，而『國粹』和『英文』的界限却已經沒有了。除夕，楮冠附記

九二 擬預言

楮冠

(一九二九年出現的瑣事。)

有公民某甲上書，請每縣各設大學一所，添設監獄兩所。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書，請將共產主義者之產業作為公產，女眷作為公妻，以懲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發，逃入租界。

有大批名人學者及文藝家從外洋回國，于外洋一切政俗學術文藝，皆已比本國者更為深通，受有學位。但其尤為高超者未入學校。科學，文藝，軍事，經濟的連合戰線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許多新的期刊出版，本子最長大者，為：——

文藝又復興。文藝真正老復興。宇宙。其大無外。至高無上。太陽。光明之極。白熱以上。新新生命。新新新生命。同情。正義。義旗。剎那。飛獅。地震。阿呀。真真美善。

……等等。

同日，美國富豪們聯名電賀北京檢煤渣老婆子等，稱爲「同志」，無從投遞，次日退回。正月初三，哲學與小說同時滅亡。

有提倡「一我主義」者，幾被查禁。後來查得議論並不新異，着無庸議，聽其自然。

有公民某丙著論，謂當「以黨治國」，即被批評家們痛駁，謂「久已如此，而還要多說，實屬不明大勢，昏憤胡塗。」

謠傳有男女青年四萬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踪。

蒙古親近赤俄，公決革出五族，以僑華白俄補缺，仍爲「五族共和」，各界提燈慶祝。

「小說月報」出「列入世界文學兩週年紀念」號，定購全年者，各送優待券一張，購書照定價八五折。

「古今史疑大全」出版，有名人學者往來信札函件批語頌辭共二千五百餘封，編者自傳二百五十餘葉，廣告登在「藝術界」，謂所費郵票，即已不貲，其價值可想。

美國開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評爲決非盧梭所及。

有中國的法斯德挑同情一擔，訪郭沫若，見郭窮極，失望而去。

有在朝者數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綁票公司股票漲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險，仍舊束胸，家長多被罰洋五十元，國帑較裕。

有博士講「經濟學精義」，只用兩句，云：「銅板換角子，角子換大洋。」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學家將馬克思學說推翻這只用一句，云：「什麼馬克斯牛克斯」。全世界敬服，猶太人大慚。

新詩「僱人哭喪假啣體」流行。

茶店，浴室，麻花攤，皆寄售「現代評論」。

赤賊完全消滅，安那其主義將于四百九十八年後實行。

通 信

『行路難』

魯迅先生：

幾次想給你寫信，但總是爲了許多困難，把牠擱下。今天因爲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幾回釘子，幾乎頭破血流，這個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來，上着電燈，拾着筆，喘着氣，無論如何，決計非寫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們南國一個風光佳麗，商業繁盛的小島，就是現在多蒙英洋大人代爲管理維持的香港，你從廣州回上海經過此地時，我們幾個可憐的同胞，也還會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賜給你。你過意不去，在語絲上致謝不盡。自然我也同樣，要借語絲一點空篇幅，來致謝我們在香港的一些可憐的同胞！

我從汕頭來到香港僅有兩個滿月，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心頭竟感着如失戀一般的酸痛。因爲有一天，偶然從街道上買回一份新中國報，閱到副刊時，文中竟橫排着許多大字道：

『被檢去』。我起初還莫明其妙，以後略為翻閱：纔知道文中所論，是有點關礙於社會經濟問題，和女子貞操問題的。我也實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國近代文藝與戀愛問題」寄到大光報的副刊大覺去。沒有兩天，該報的記者答覆我一信，說我那篇文被檢查員檢去四頁，無法揭載；並謂：「幾經交涉，總不發還。」我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這真是蹂躪我心血的魔頭了。我因向朋友詢問，得知這個檢查工作都是我們同胞（即高等華人）擔任。並且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檢查時，報社能給這檢查員幾塊謝金，或每月說定酬金，那便對於檢查上很有斟酌的餘地。這不能不算是高等華人我們的同胞的好處啊！

真的，也許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樣的華蓋運。倘不然，便不會這樣了：和兩個友人從灣仔的地方跑來香港的馬路上，即是皇后碼頭的近處，意外地給三四個我們的同胞糾纏住了。他們向我們詳細詢問了幾回，又用手從我們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褲帶拉了一下，幾乎使我的褲脫了下來。我們不得已，只好向他們誠懇地說道：『請不要這樣搜尋，我們都是讀書人咯！』

『吓！那正怕，共產黨多是讀書人呢。』於是他們把我手中拾着的幾卷文稿，疑心地拿過去看了一眼，問我道：『這是宣言麼？』

『有什麼宣言，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這樣回答。然而他們終於不信，用手一撕，稿紙便破了幾頁，字跡也跟着碎裂。我一時氣得捏着拳，很想搥他們的鼻尖，可是轉眼望着他們屁股上的惡狠狠的洋砲，却只教我呆着做個無抵抗主義的麻木東西了。事情牽延到二三十分鐘，方始默準了我們開步走。

這樣的事情，一連碰了幾次，到這最末一次，他們竟然要拉我上大館（即警廳一樣）去審問了。他們說我袋裏帶着一枝小刀子。（這是我時常剖書剖紙用的），並且有一本日記簿，中間寫着幾個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祕密黨的領袖，結果只得跟着他們跑了。五六里路程來到大館，只有一個着西裝的我們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對問了一回，這纔把我放出去。我這時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裏，躺上床去，對着帳頂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陣，便忍着心，給你寫下這封信，並願將這信展佈，以告國人。

李白只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然而現在這樣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馬道，也是如此地難行，亦可謂奇矣！我今後而不離香港，便決定不行那難行的大路了，你覺得好麼？

陳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魯迅案：從去年以來，相類的事情我聽得還很多；一位廣東朋友還對我說道：「你的『略談香港』之類真應該發表發表；但這于英國人是絲毫無損的。」我深信他的話的真實。今年到上海，在一所大橋上也被搜過一次了，但不及香港似的嚴厲。聽說內地有幾處比租界還要嚴，在旅館裏，巡警也會半夜進來的，倘若寫東西，便都要研究。我的一個同鄉在旅館裏寫一張節略，想保他在被通緝的哥哥，節略還未寫完，自己倒被捉去了。至于報紙，何嘗不檢查。刪去的處所，有幾處還不准留空白，因為一留空白便可以看出他們的壓制來。香港還留空白，我不能不說英國人有時還不及同胞的細密。所以要別人承認是人，總須在自己本國裏先爭得人格。否則此後是洋人和軍閥聯合的吸吮，各處將却和香港一樣，或更甚的。

舊曆除夕，于上海遠近爆竹聲中書。

二 一分郵票的用法

編輯先生：——

我今費了一分洋錢郵票，——少吃一包花生米；再來談談王鏡如先生。

在貴刊四卷二期裏拜讀王先生對辯梅川君的一段話，裏面辯得「白」或「黑」，我可不得而知！然而我也還另有幾點，要和王先生說一說。

我並沒有像王先生所謂「罵人的本領」，不過要所謂「發洩胸中怨氣」，則誠如所云矣。

(一) 王先生說增加交大學生的學費，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然而我要請問他：新近無錫中學校長，向放假而因遠道不回里的學生收兩圓別開新紀元的住宿費，是不是他一人呢？（我是該校校友一份子，以前時常去住宿的，從未收過什麼費。）

(二) 某兩異性教員凶惡了，他就下學期不續請他們。哈哈！他倆凶惡，爾他鳥事！嗚呼！校長先生！即使他倆交媾，也不干他什麼事！嗚呼！嗚呼！

(三) 據他自己的在無錫實小讀書的令郎說，他爸爸還有一個小老婆呢。哈哈！嗚呼！自己可以左擁右抱，而禁止人家和異性凶惡！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也學王先生的口氣做結束，以上三事，事實俱在，我也何必多說呢？

萍江謹白 一九二八，一，十五。